檢討新高中系列

334新學制是香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隨今年文憑試順利舉行，新高中課程的首個3年循環亦完結，學制改革進入另一階段。香港文匯報特別針對多個學界最關注的議題，以系列報道形式探討，希望能讓公眾認識新學制推行以來的不足，並為教育局及考評局已開展的新學制檢討工作帶來啟發。

新高中欠500課時 狂補堂師生齊癲

學生課外活動勁減 教師病假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334新學制將過往高中及預科的「2+2」改為3年的新高中課程，對數以十萬計的新高中師生來說，課時不足問題最為首當其衝。根據教育局建議規劃，3年新高中總課時為2,700個小時，即約510天上學日，然而，經過3年的實踐，普遍學校實際只能提供最多2,200課時，相差多達500小時。為追回有關落差，學校都各出奇謀，除於放學和假期不斷補課外，又將課外活動大減，及每堂縮短5分鐘以擠出時間測驗等，結果卻令師生疲於奔命，有學校老師請病假情況銳升1倍，學生則要瘋狂補課，壓力爆燈。

■很多學校只能不斷補課，以填補落差追趕課程進度。圖為一般學生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劉柏齡指高中是同學培育領導才能的好時機。 資料圖片

新高中整體課時不足問題嚴重，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坦言，按不少學校反映，其3年實際可用課時一般只有1,900小時至2,200小時，與當局的2,700小時的建議有很大距離，很多學校只能不斷補課，以填補落差追趕課程進度。不過，長期補課令師生工作量和壓力大增，而對自行縮短內容或調整課程深度，學校又擔心對學生學習無裨益。

難分開照顧「補底」「拔尖」

鳳溪第一中學校長黃增祥亦指，該校只能規定學生每星期補課，其餘暑假、聖誕、新年和復活節等長假也往往要全日補課，以緊跟進度。事實上，課時不足衍生大量問題，包括更難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黃增祥指，新學制同學未經歷過公開試，學習能力和水平參差，需要老師騰出更多時間開設「補底」和「拔尖」班，工作量大增；但課時不足下，部分老師根本沒額外時間分別照顧，往往只能全部同學一同補課，效用受影響。而因工作量大增，經常有老師體力不支病倒，舊制下該校70名老師每年只約100人次請病假，但新制下激增至200人次，足足上升1倍。

「早到遲退」縮時擠出50分鐘

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同樣面對課時不足問題，校長劉志遠形容，「每科都不夠時間教，教書如說急口令」，所以補課已成「慣例」，以暑假為例，只得頭尾數天是真正假期，其餘日子都要回校補課，但仍只能勉強趕上進度。

劉志遠指，拚命趕課程或會影響學生理解，需要於考試前讓其重溫3年所學。為騰出時間測驗，校方只能採「5分鐘策略」，要求學生早5分鐘回校、遲5分鐘放學，每天8堂各減5分鐘，以便擠出共50分鐘。

補課「常規化」 老師「爭」學生

天主教伍華中學校長劉柏齡坦言，補課無可避免下只能「常規化」，該校中五下學期起，除有正常上課時間表外，另設補課時間表，避免各科都補課，老師「爭」學生情況發生。由於要追趕課程，學生也被迫犧牲課外活動時間，劉柏齡指，「校隊訓練、制服團隊等活動有2小時至3小時，高中生通常待補課後才趕去參與後半的活動」。他慨嘆指，高中是同學培育領導才能的好時機，但在補課潮下失去課外活動機會，實在可惜。

新高中課時安排

組成部分	教育局建議課時	學校實際課時	或需補課時間
中國語文	405	360	45
英國語文	405	360	45
數學	405	360	45
通識	270	230	40
第一選修科目	270	230	40
第二選修科目	270	230	40
第三選修科目	270	230	40
其他學習經歷（OLE）	405	200	/
總課時	2,700	2,200	500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部分中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組合科學」艱深多放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高中課時不足，學生只能不斷補課，按不同學校提供的資料顯示，即使已自己減去半數OLE課時，每科仍需額外補40小時至45小時，才能趕及完成課程。另外，也有不少學生「投降」，放棄一些艱深和內容多的科目。

按普遍中學規劃，對於中、英、數3核心科3年高中一般只能各提供360小時教學，比教育局建議的405小時少約45小時，而通識及選修科也只有約230小時，比建議少40小時，需要透過補課補足（見表）。而多所學校都指，有關規劃尚未包括測考、大型運動日、旅行日、家長日和畢業禮等日子，若要連同計算，課時不足問題肯定更緊張。

課時不足也令不少學生退修，天主教伍華中學校長劉柏齡舉例指，新制下的「組合科學」原希望讓更多學生應付到科學內容，不過事與願違，將物理、化學及生物3選2合併後，科目內容仍然很多，幾乎達1科半，而程度也無變淺，不少學生苦讀不果，因此放棄修讀。他表示，學校已相應作出調整，每班選修「組合科學」人數，由首屆的30多人減至今年10多人。事實上，教育局資料顯示，首屆文憑試生中四時有10,615人修讀「組合科學」，該批學生升上中六後，有高達26%人退修，最後只有7,849人報考。

■劉志遠指，由於課時不足，只能採「5分鐘策略」，讓學生騰出時間測驗。 資料圖片

■阮邦耀表示，新高中整體課時不足問題嚴重。長期補課令師生工作量和壓力大增，而對自行縮短內容或調整課程深度，學校又擔心對學生學習無裨益。 資料圖片

教界倡減課程撥資源緩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高中課時不足，學界矛頭直指教育局。有校長批評，整個新高中課程的課時「計錯數」，迫使學校不斷補課，師生叫苦連天。現時當局正就新高中進行檢討，教育界認為解決課時不足是首要工作，建議大幅削減課程內容，並為學校增撥資源，紓緩師生壓力。

糖水作鼓勵 以抵辛苦

對課時不足問題，鳳溪第一中學校長黃增祥直言與當局規劃失預算有關，他認為，當局是以3年計算新高中課時，但中六級其實只有約半年時間上課，上課日最多僅2年半，造成龐大落差。他又表明，即使作檢討，但在優化課程方案出爐前，補課仍是解決課時不足的唯一方法，「師生都辛苦，但沒有辦法，唯有補課時為他們準備糖水，以作鼓勵」。他表示，當局有必要檢視整個新高中課程，「減少課程內容是必須的，但如何減，要由課程委員會進一步討論」。

面對內容量多而課時不足問題，天主教伍華中學校長劉柏齡建議，當局除要就檢討各科課程的深度和廣度是否適切，並作適當調整外，也應增撥額外人手及資源，才能為學校提供空間，紓緩壓力。

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認為，全面課程檢討應要有一個清晰和具體的藍圖，建議當局就學校課時不足作廣泛調查，了解學校實況，待收集數據後才作諮詢和調節，並就學校實際狀況調整各科學習量及深度，否則只是紙上談兵，即使短期內得出檢討結果，對改善問題也幫助不大。

教局：明年初公布修訂建議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現正就首屆新高中的推行包括課時、課程設計、中學文憑考試、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經歷、校本評核及銜接出路等進行檢討，當局會透過不同渠道蒐集各持份者的意見，如論壇、會議、問卷調查、焦點小組等，有關修訂建議將於明年初公布。

其他學習有心無力 寧減OLE一半課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高中課程強調多元發展，新推行的「其他學習經歷」（OLE），為其中主要實踐方法。根據教育局建議，3年新高中OLE約佔去405課時，與中英數3個核心科相若。對於學校來說，雖然對OLE理念深表認同，但在課時不足下卻「有心無力」，權衡輕重下寧願放棄一半OLE課時，以爭取更多時間應付影響學生入大學的科目。

權衡輕重放棄OLE備高考

教育局的新高中課程指引提及，期望透過減少一個公開試，為學生提供空間和時間，從而豐富其學習經歷，提高學習成效，並建議學校於3年分配共405小時（佔整體課時15%）鼓勵學生參與OLE，包括「德育公民教育、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等範疇。

不過，鄧顯中學校長劉志遠指，課時不足限制學生多元發展空間，「課程緊迫，滿足400小時OLE根本沒有可能」，該校新高中推行第二年已經開始「自救」，削減一半OLE時間，用於其他學科上。他直言OLE對同學升大學幫助不大，令不少學校都只求隨便應付。

男校學生放棄「藝術發展」

伍華中學校長劉柏齡亦說：「（405小時OLE）真係做不到！」該校為配合緊迫的課時，「會先處理學術科目，興趣性的發展，相對容易放手」。他指學校已自行縮短200OLE課時，因是男校學生多愛運動，而社會服務及工作經驗有助日後發展，故「藝術發展」遭放棄。

教育局回應指，建議學校可根據2,500小時至2,700小時課時，彈性安排3年高中課程，例如其他學習經歷可以分配在正常時間表之內或以外，另外，為學生提供的其他學習經歷，應以「重質不重量」為原則，強調個人體驗和反思、以及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促進他們全人發展。

教局解釋廉署舉報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表示，教育局上月底向全體員工下達指令，指廉政公署最近要求把所有與貪污相關的涉嫌罪行，透過單一的部門聯絡人轉報該署，以便廉署更有效地把案件分流和處理，故教育局員工若得知有關罪行，須透過首席助理秘書長（行政）向廉署舉報。工會擔心局方會對舉報內容作出審查，亦無法為舉報人身份保密；又怕若員工直接舉報，有可能遭到紀律處分。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廉署早前曾接觸教育局，提醒以部門名義轉介的個案，應透過指定聯絡人轉交廉署，以增加處理效率，局方上月遂向同事發出電郵，通知有關安排。發言人強調，有關安排並不表示員工不可直接向廉署舉報，局方發出的電郵，亦無表示不經首席助理秘書長向廉署舉報會遭到紀律處分；為釋除疑慮，局方將另發電郵，進一步澄清有關做法。

創新設計

■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由昨日起舉辦「機械工程創意產品設計展」，以「具影響力的創新設計」為主題展示工程學生如何將創意轉為實用產品。該系畢業生李德駿（左）及黃文翰（右）推出以激光切割的產品，提高切割膠片精密度。理大提供圖片

「尖沙嘴」作「尖沙咀」 原來大不同

正字正音

「尖沙嘴」是九龍半島南端一個繁華的商業區及旅遊區。但是，在渡輪、巴士、港鐵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站名，以至在政府部門的文件中，「尖沙嘴」都寫作「尖沙咀」。其實，「尖沙咀」原名「尖沙嘴」，明萬曆年間（1573-1620）印製的《粵大記》已清楚記載了「尖沙嘴」這個地名。

「嘴」本作「觜」，根據《說文》，「觜」本義為貓頭鷹頭上尖尖的毛角。毛角尖銳，鳥口亦然，故古人亦稱鳥口為「觜」。後來「觜」累增口旁成「嘴」，泛指人或動物的口，又引申指其他器物上像嘴般突出、尖長的部位，如「煙嘴」、「瓶嘴」、「茶壺嘴」等。

詞性不同 意義也不同

至於「咀」，《說文》釋為「含味」，義為細嚼，如漢代司馬相如《上林賦》：「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引申而有品味之意，如韓愈《進學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

九龍半島未填海前，舊水警總部（今改為1881 Heritage）外圍有沙灘，形狀像尖嘴一樣伸向海面，故稱為「尖沙嘴」。唐代皇甫松《浪淘沙》：「宿鷺眠鷗飛舊浦，去年沙嘴是江心。」明代何景明《觀漲》：「旋看雨霽勢亦止，沙嘴忽落千尺水。」當中的「沙嘴」，指的正是「尖沙嘴」這種陸地尖尖地突入水中的地形。

「嘴」為名詞，義為嘴巴；「咀」為動詞，義為咀嚼。至於讀音，雖然「嘴」、「咀」粵音相同，但普通話「嘴」音zui3，「咀」音ju3（部分辭典另標zui3音，《朗文中文高級新辭典》更標有zu3音）。「嘴」、「咀」二字，詞性、詞義、讀音均不盡相同，將「尖沙嘴」寫成「尖沙咀」，原來的「沙嘴」竟變了「含沙咀嚼玩味」之意，既不好理解，又容易令遊客混淆。

堅持用「嘴」者已愈來愈少

很多人誤以為「咀」是「嘴」的簡化字，為甚麼呢？原來，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77年提出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曾收錄了853個新的簡化字（又稱「二簡字」），當中包括將「嘴」簡化成「咀」的建議。但是，這批簡化字草案遭到當時許多內地學者的反對，國務院於1986年明令廢止。偏偏，香港卻名正言順地以「咀」代「嘴」，如地名「尖沙咀」、「大角咀」、「石塘咀」、「沙咀道」、「禾塘咀街」等，還有某電視台推波助瀾的電視劇《鐵咀銀牙》，似均受普羅大眾接受，而像「尖沙嘴浸信會」、「大角嘴天主教小學」等堅持用「嘴」的，則愈來愈少了。

除了將「嘴」簡化為「咀」外，在已經廢除的「二簡字」中，還有簡「蛋」為「旦」、簡「餐」為「歹」、簡「蕭」為「肖」等例。這些「咀」、「旦」、「歹」、「肖」字，至今仍以「俗字」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影響深遠，讀者不可不慎。

■謝向榮
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講師